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斯科特·莫马戴著 主万译

通向阴雨山的道路



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斯科特·莫马戴著·主万译

通向阴雨山的道路

插图：艾尔·莫马戴

上海译文出版社

N. Scott Momaday
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

Copyright © 1969 by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exico Press, 1720 Lomas
Boulevard NE., Albuquerque, New Mexico
87131-1591 U.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publisher wishes to thank USIA
for making this edition possible.

通向阴雨山的道路

〔美〕斯科特·莫马戴 著
插图作者：艾尔·莫马戴
主 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插页 5 字数 55,000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27-1591-4/I·949

定价：4.7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鸣 谢

本书的《序言》第一次出现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的《记者》杂志上。它以稍微不同的形式收编在我的小说《黎明构成的房子》^①的正文里。于一九六八年由哈珀—罗出版公司出版。

我还希望为我自己的书《泰米的旅程》表示谢意，因为就一种特殊意义讲，那本书是目前这一卷的原始手稿。早期的那部作品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与 D. E. 卡尔森和布鲁斯·S. 麦克迪合作完成的。那是一种精致的版本，仅限于一百册手印本。

最后，我想在此感谢我的那些亲属，他们欣然地对我详述了部落的历史和文献，为本书提供了素材。

^① 该书曾获一九六九年普利策文学奖。

献给艾尔和纳塔契

目 次

开场白	3
序言	6
出发	19
继续前进	47
围拢	69
尾声	89

通向阴雨山的道路

源 头

大山之间的平原上，晌午时分：

有没有沼泽地很难说——

一根圆木，中心空空，饱经雨淋日晒，斑斑驳驳，
口上有一只小虫，还生有苔藓——

然而河水上涨到了树根，

溢满到了根茎。什么在移动？

在这股陈旧的力量上移动的，

在河水的源头那儿奔放、汹涌。

开 场 白

许久以前有一天，这次旅行在北方平原的边沿上开始了。这是一次历经许多代人，行程好几百英里的旅行。最终，有许多可以回忆，可以研究，可以谈论的事情。

“你们知道，一切都有个开端……”就基奥瓦人^①而言，开端是在萧瑟的北方大山中为生存而进行的一场挣扎。他们说，他们就是在那儿通过一根空心的圆木进入世界的。结局也是一场挣扎，最后失败了。基奥瓦人年轻的平原文化萎缩下去，像在大草原的风中燃烧的野草那样消灭了。后来有一天，像是天意那样，四面八方目力所及的地方，地上遍布着腐烂的尸体。水牛是太阳的动物表象，是阳光舞必不可少的、祭祀的牺牲品。当野牛群被消灭以后，基奥瓦人的意志也被消灭了。没有什么在精神方面来支持他们。不过这些都是徒然无益的回忆，是人类历史中平庸和寻常的痛苦。中间是一个伟大的历险

① 基奥瓦人(the Kiowas)，目前居住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一带的北美印第安人。

及高尚、满足的时期。

泰米是在痛苦和绝望带来的一个梦幻中来到基奥瓦人中的。“带着我跟你们一块儿，”泰米说，“不论你们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你们。”情况就是这样。基奥瓦人伟大的历险，是进入这片大陆的腹地。他们从黄石河^①的源头开始了一次长途的迁徙，往东到黑山^②，向南到威奇托大山。途中，他们获得了马匹、大平原上的宗教以及一种对开阔土地的热爱与拥有。他们的游牧精神被释放出来了。他们和科曼切人^③联合起来，在南方平原统治了一百年。在那次长途迁徙中，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成年了。他们对自身抱有美好的想法；他们敢于想象和确定自己是什么人。

那么就一种意义讲，通向阴雨山的道路首先是一种“思想”的历史，人自己的“思想”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实质上年代久远地存在于口头上。使它得以保存的那种口头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衰退下去，剩下来的是不完整的：神话、传奇、口头传说，以及传闻——当然，那种思想本身和以往一样是决定性的和完整的。这是奇迹。

这里回顾的这次旅行，每逢这一奇迹来到心头时，总被继续重现下去，因为这特别是想象力的权利和责任。这是一次完整的旅行，错综复杂，充满了动作与意义。它全部是由回忆构

① 黄石河(Yellowstone River)，美国的一条河流，从怀俄明州西北部穿过黄石湖转向东北，流经蒙大拿州，在北达科他州境内流入密苏里河。

② 黑山(Black Hills)，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和怀俄明州东北部的一丛山冈。

③ 科曼切人(the Comanches)，目前主要居住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一带的印第安人。

成的，那种心灵的经历，既是传奇的又是历史性的，既是个人的又是文化的。而这次旅行主要是以下三种事物的再现：一片无可比拟的景色、一段永远过去的时期，以及持久的人类精神。想象的经历和历史的经历同样表现了人类现实的传统。最后，回忆起的这次旅行，像别的事情一样，是展现这些传统在人类思想中被酝酿、发展和渗入的一种方式。通向阴雨山去的路上有许多里程碑，就在这条路上有许多次旅行。从一开始起，基奥瓦人的迁徙就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表现是以惊讶和欣喜的语言十分忠实地作出的：“有许多人；啊，真美。这是阳光舞的开端。这全是奉献给泰米的，你知道，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序 言

一座圆丘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平原上矗立起来，在威奇塔山脉的北面和西面。就我的人民基奥瓦人而言，那是一个古老的里程碑，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阴雨山。那里的天气是世上最恶劣的。冬季带来了暴风雪，春天刮起了炎热的龙卷风，夏季大草原成了铁砧的边。青草变得松脆、褐黄，在你的脚下劈啪作响。沿大河和小河边上有一些碧绿的地带，是直线般的一丛丛山胡桃和美洲山胡桃、杨柳和金缕梅。七、八月间从远处望去，热气腾腾的树叶几乎像在火中扭动。在高高的青草丛中，四处都是巨大的黄绿色蚱蜢，啪地一下跃起来，像玉米那样刺人的肌肤。乌龟在红土上爬来爬去，在那么多时间里不知上哪儿去是好。荒凉孤独是这片土地的一个方面。平原上的一切全是孤零零的。目力所及，并没有物体混乱的景象，只见一座小山、一棵树或是一个人。清早，太阳还在你身后时，望着那片景色，会使你失去调和相称的意识。你的想象力又苏醒过来了，于是你认为这就是天地万物开始的地方。

七月里，我回到阴雨山去。祖母在春天去世了。我想去上

她的坟。她活到很大年纪，最后变得十分虚弱。她下世的时候，唯一活着的女儿在一旁陪伴着她。我听说，她死后脸上的神气就像一个孩子。

我喜欢想到她是一个孩子。她出生的时候，基奥瓦人正生活在他们历史中最后的伟大时刻。整整有一百多年，他们控制着从烟山河^①到红河^②，从河流在加拿大的源头到阿肯色河^③和西马伦河^④岔口的那片开旷的地区。他们和科曼切人联合起来，治理着整个南部平原。战争是他们的神圣事业，他们都是世上从未见过的最出色的骑手。但是作战对基奥瓦人说来，主要是气质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他们始终不理解美国骑兵的凶残可怕、冷酷无情的推进。最后，等他们给分割开来、粮食匮乏以后，他们在秋天的冷雨中被赶进了立桩标出的平原^⑤，陷入了一片慌乱。在帕洛一杜罗峡谷，他们的至关重要的储藏也遭到了抢劫，于是他们除了性命外，什么也没有了。为了挽救他们自己，他们向西尔堡的士兵们投降，被监禁在那座古老的石头围栏里，那石头围栏现在成了一座军事博物馆。我的祖母早去世了八年到十年，没有受到给关在那些灰色高墙里的屈辱，不过她必然从生下来就知道战败的苦恼，老战士们的阴

① 烟山河(Smoky Hill River)，由美国科罗拉多州东部往东流入堪萨斯州中部共和河的一条河。

② 红河(the Red)，从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北部沿俄克拉何马州南面疆界到路易斯安那州流入密西西比河的一条河。

③ 阿肯色河(the Arkansas)，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部流向东南，注入密西西比河的一条河。

④ 西马伦河(the Cimarron)，从美国新墨西哥州东北部往东在俄克拉何马州境内流入阿肯色河的一条河。

⑤ 美国西南部得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一大片高原。

沉的忧思。

她名叫阿荷，属于在北美洲发展的最后的文化。她的祖先是将近三世纪以前从蒙大拿州西部高原地区下来的。他们是山区居民，是一个神秘的猎人部落，他们的语言从来不曾明确地归入任何一个主要语系。在十七世纪后期，他们开始向南方和东方长距离迁徙。那是走向黎明的一次旅程，它引向一个黄金时代。途中，基奥瓦人受到克劳人^①的友好对待，把平原上的文化和宗教传给了他们。他们取得了马匹，古代的游牧精神突然一下给摆脱了。他们获得了泰米，那个神圣的阳光舞的偶像，从那时起，就成为他们崇拜的物体与象征，从而也分享到了太阳的神性。他们取得了不少命运的意识，因而也取得了勇气与自豪感。当他们进入南方平原时，他们一下变了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生存需要的奴隶；他们成了一大群傲慢、危险的战士、大盗，太阳的猎手和祭司。根据他们出身的神话，他们是从一段空心木头里进入世界的。从某种观点来说，他们的迁徙是一篇老预言的结果，因为说真的，他们是从一个没有阳光的世界走出来的。

虽然我的祖母是在阴雨天背阴处过完漫长的一生的，大陆内部的壮丽景色像回忆那样存留在她的血液里。她可以讲到她从没见过的克劳人，还可以讲到她从没有到过的黑山。我想要亲眼目睹一下她心眼里更为完整地看到的一切，于是旅行了一千五百英里来开始我的朝圣。

① 克劳人(the Crows)，印第安人的一族，目前居住在美国蒙大拿州的东南部。

在我看来，黄石是世界之巅，是一片有许多深邃的湖泊和幽深的林地、峡谷和瀑布的地区。但是，尽管它很壮丽，你到那儿可能会有一种受到禁闭的感觉。四面八方，地平线全近在咫尺，参天的树木形成了围墙，还有黑暗幽深的峡谷。在大山里有绝对的自由，不过那是属于鹰和驼鹿，獾和熊的。基奥瓦人凭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距离，推断出他们的身高。他们在荒野全弯着身子，什么也看不见。

高原的牧场朝东倾斜下去，是通向平原的一道楼梯。七月里，落基山山区内陂陀上的亚麻、荞麦、景天和飞燕草全长得十分茂盛。大地延展开来，土地的界限退却下去。一丛丛树木，还有在远处吃草的动物，使视线伸向远方，并使人心头感到惊讶。白天，太阳遵循着一道较长的轨道运行，天空无比辽阔。航行在天空中的滚滚的大团浮云，像水一样形成了在谷物上移动的影子，把亮光分隔开来。再往下，在克劳人和黑脚人^①的土地上，平原是黄色。芬芳的红花草占有了山地，弯下去遮盖起和封闭住泥土。基奥瓦人到那儿在路上停了下来；他们来到了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生活的地方。太阳在平原上很自在。它也恰恰就在那儿具有一位神明的性质。当基奥瓦人来到克劳人的土地上时，他们可以在黎明看见大霍恩河^②对岸小山的背风面，大量的亮光倾泻在种植了谷物的突出的岩地上，是排列在至点^③后面的最古老的神明。他们还不愿转向南方，到

① 黑脚人(the Blackfeet)，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族。

② 大霍恩河(Bighorn River)，由美国怀俄明州流经蒙大拿州南部，注入黄石河的一条河流。

③ 至点(solstice)，指夏至点或冬至点。

下面那片大锅般的土地上去。他们必须使他们的血气远避开北方的寒冬，暂时再多看一下大山。他们带着泰米，列队朝东走去。

一阵阴暗的薄雾笼罩着黑山；地面像钢铁一样。在一座山脊的顶上，我瞥见了魔鬼塔^①，向上直插入灰蒙蒙的天空，仿佛在时光的诞生中，大地的核心从地壳中爆裂出来，世界的运动开始了。在大自然中有些事物在人类的心中引起了一种令人敬畏的静谧。魔鬼塔就是其中之一。两世纪以前，因为别无他法，基奥瓦人在岩石的底部刻了一段传说。我祖母说：

有八个孩子在那儿玩耍，七姐妹和她们的兄弟。突然，那个男孩儿一下愣住了；他颤抖起来，开始手脚并用地奔跑。他的手指变成了爪子；他的身体被毛皮包裹着。顿时，男孩儿原先待着的地方，出现了一头熊。那七姐妹全都吓坏了。她们奔跑，熊紧紧跟着她们。她们逃到一棵大树的树桩那儿；树对她们说话了。它吩咐她们爬到它上面去。她们爬上去后，树开始升到了空中。熊赶来要杀死她们，可是它就是抓不到她们。它对着树竖起了前爪，用爪子把四面的树皮搔出了一道道痕迹。那七姐妹被带进了天空；她们成为北斗七星。

从那一刻起，只要这一传说存在一天，基奥瓦人在夜空中就有一些亲属。不论他们在山区是干什么的，他们可不能再那样了。不论他们的安乐多么脆弱，不论他们受过多大的罪，还会

① 一座山峰。

